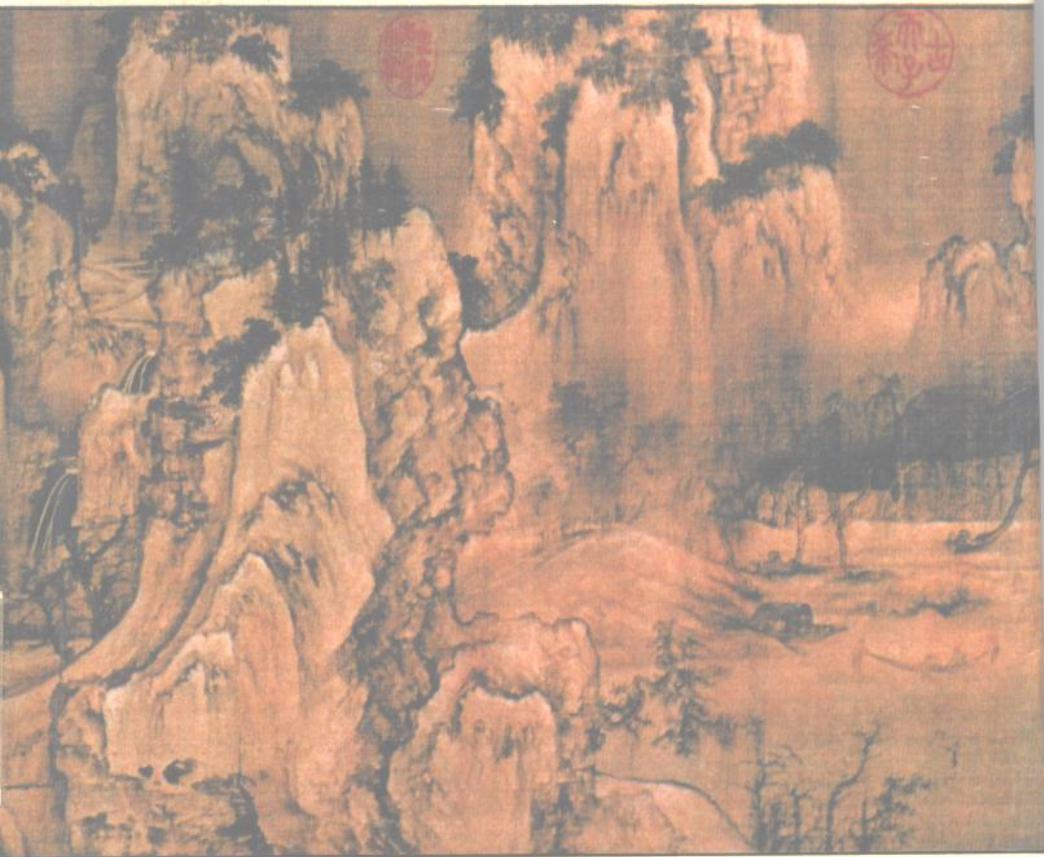


唐宋词鉴赏辞典

唐·五代·北宋



上海辞书出版社

唐宋词鉴赏辞典

赵稼初著

唐·五代·北宋

唐圭璋 缪钺 叶嘉莹
周汝昌 宛敏灏 万云骏
等撰写

上海辞书出版社

封面题字：赵朴初

装帧设计：邹越清

唐宋词鉴赏辞典

唐·五代·北宋卷

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

(上海陕西北路457号)

上海辞书出版社发行所发行 上海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39.5 插页 9 字数 1,452,000

1988年4月第1版 1988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00,000

标准书号：ISBN 7-5326-0010-6/I·2

定价：12.35元

出版说明

词兴起于隋唐而极盛于两宋，以其高超的艺术成就，与唐诗、元曲相互辉映，成为我国诗歌史上的三大奇葩。作为本社系列性鉴赏辞典之一的《唐宋词鉴赏辞典》，是已经出版的《唐诗鉴赏辞典》、《宋诗鉴赏辞典》的姊妹篇。早在八十年代初，本书即与《唐诗鉴赏辞典》同时进行筹划，并已陆续组织了部分稿件。由于在工作安排上先用力于《唐诗鉴赏辞典》，因此问世的时间有所推后。在此，谨向很早以前就为本书撰稿的作者及期待已久的广大读者致歉。

本书得到许多学者、专家的支持，积极撰稿；又蒙周汝昌、宛敏灏二位先生写了序，在此一并表示深切的感谢。

由于本书所收名篇佳作数量多，篇幅大，乃分两卷印行，谨此说明。

上海辞书出版社

一九八七年六月

凡 例

一、本书共收唐、五代、两宋及辽、金 327 位词人的词作 1518 篇。

二、本书正文中作家、作品的先后次序排列，一般依照张璋、黄畬编《全唐五代词》及唐圭璋编《全宋词》、《全金元词》。

三、本书原则上采用一首词一篇赏析文章，也有少数作品几首合在一起分析。

四、本书使用简化字。在可能产生歧义时，酌用繁体字或异体字。

五、词中疑难词句，一般在赏析文章中略作解释，有的在文末酌加注释。

六、本书涉及古代史部分的历史纪年，一般用旧纪年，夹注公元纪年。括注内的公元纪年，一般省略“年”字。

七、本书附有反映五代及宋代词人生活的绘画及前人以宋词为题材的书画作品共六十幅。

八、本书的附录有：词人小传、唐宋词书目、词学名词解释、名句索引、词牌简介以及篇目笔画索引等。

序 言(一)

词，原是配合隋唐以来燕乐而创作的歌辞。后来逐渐脱离音乐关系，成为一种长短句的诗体。一直以格律诗的面貌流传至今。向来以唐诗、宋词并举，可见它已成为这个历史时期文学上最有成就的代表。现略述词在唐五代和两宋的发展过程及其流派。

词的最初全称是“曲子词”。“词曲本不相离，惟词以文言，曲以声言耳”（刘熙载《艺概》）。所以，“曲子”或“词”都是它的简称。后来“词”终于占了优势，成为通用名称，与诗并列为韵文中的一体。

曲子词是包括民间曲子词和欧阳炯所称诗客曲子词说的。前者可以晚清在敦煌发现的《云谣集杂曲子》及其他曲子的残卷为代表；后者可以《花间集》为代表。试将二者加以比较，便可明了词的产生及其初期发展情况。

(1) 敦煌曲子词绝大部分是无主名的作品；而《花间集》里的作者除少数外，皆有行实可考。

(2) 《花间集》较长的词，如薛昭蕴的《离别难》(87字)，欧阳炯的《凤楼春》(77字)，毛熙震的《何满子》(74字)，都是引近而非慢词。但敦煌曲子里已有《倾杯乐》、《内家娇》等百字以上的长调。

(3) 在形式上，二者同调名的格式并不完全一样。又在敦煌曲子词里虽同属一调句法也很有出入，《花间集》里这种情况就比较

少。试就韵、字数、单双叠等方面比较即知。

(4)从内容上看,《花间集》里的作品绝大多数是描写男女间的悲欢离合。像鹿虔宸的《临江仙》写亡国之痛,孙光宪的《后庭花》赋陈后主故事,这类词就很少。至于敦煌曲子词抒写的内容就广泛得多。王重民在其《敦煌曲子词集叙录》里说:“有边客游子之呻吟,忠臣义士之壮语,隐君子之怡情悦志,少年学子之热望与失望,以及佛子之赞颂,医生之歌诀,莫不入调。其言闺情与花柳者,尚不及半。”又指出:如“生死大唐好”、“早晚灭狼蕃”等句,则是外族统治下敦煌人民之壮烈歌声,绝非温飞卿、韦端己辈文人学士所能领会,所能道出。

(5)就语言方面比较,花间作品重词藻典雅,而敦煌曲子词则用朴素语言。温庭筠词固好用金玉锦绣等字雕琢;就是色彩较为平淡的韦庄词也和敦煌词有所不同。以韦词《思帝乡》两首和敦煌曲子词《菩萨蛮》一首为例:同样描写恋人的山盟海誓,韦词是“说尽人间天上,两心知。”敦煌曲子干脆一句话:“枕前发尽千般愿。”同样作坚决之辞,韦词说:“妾拟将身嫁与,一生休。纵被无情弃,不能羞。”敦煌曲子却说:“要休且待青山烂,水面上秤锤浮,直待黄河彻底枯。白日参辰现,北斗回南面,休即未能休,且待三更见日头。”

根据上面的比较,有些问题我们获得一个初步印象,如:令词和慢词是同时兴起的。所谓南唐以来但有小令,慢词盖起宋仁宗朝的说法,并不正确。词在民间创始时,内容原很丰富。说什么词为艳科,以婉约为正宗也不符合事实。更重要的是敦煌曲子词还保存了原始词的本来面貌,而《花间集》存词则显示所谓“诗客”们接受这一新的形式而加以发展。大体上是沿着如下方向进行的:

(1)排斥俚言俗语,让它典雅化起来。炼字琢句,逐渐由浅显走向浑成,但尚无晚宋词晦涩之弊。

(2)词在民间初创阶段,体式尚不怎样严格。到了诗人手里,便从章句、声韵上去考究。使得形式渐渐固定下来。

(3)民间词的内容是抒写多方面的,但那些寄情声色的诗客,供奉内廷的词臣,为了自己或统治者消遣的需要,写了大量艳词。

经过这样一个阶段,固然使得词渐失其民间文学本色,但由于体制和作法更加成熟,奠定了后来在两宋大发展的基础。

二

由于词客曲子词大盛于两宋而民间曲子词今存资料绝少,故论述词的发展只得取材于文人的创作而研讨其流变。

既然词是乐章,因而在其发展进程中,视其与音乐关系如何,形成了不同的两条道路;贯串着宋代三百多年历史,成为影响词风的因素之一。

这两条道路是:(一)创制新调,要求歌辞与音乐密切配合。(二)恢张词体,革新歌辞抒写的内容。

《花间集》共收七十七调。见于崔令钦《教坊记》所载调名如《曲玉管》、《夜半乐》、《倾杯乐》、《兰陵王》等,不见于晚唐五代词而见于宋词,可见宋人采用旧调的范围较广。但唐宋乐曲不一定完全相同。如白居易的《杨柳枝》不同于朱敦儒的;韦应物的《三台》不同于万俟雅言的;张祜的《雨霖铃》不同于柳永的。大致唐诗人习惯为五、六、七言绝句,如何使声拍相合是乐工的事。宋词人则每用旧调衍其声,并配以参差长短的句子。这说明自唐迄宋曲与辞的配合逐渐讲究起来。

北宋柳永、周邦彦等通晓音律,既本古乐以翻新调,又善于创作谐合音谱的歌辞。但张炎对于周邦彦的评论,还嫌他没有做到尽善尽美。在其所著《词源》里说:“……崇宁立大晟府,命周美成讨论古音,审定古调。……而美成诸人又复增演慢曲、引、近,或移宫换羽为三犯四犯之曲。按月律为之,其曲遂繁。美成负一代词名,所作之词浑厚和雅,善于融化诗句而于音谱且间有未谐。”按方千里等

和周词简直四声不敢稍异，张炎还指摘他“间有未谐”，可见此派对于合乐要求之高。

就今日存词来看，温庭筠但分平仄，晏殊已注意到去声，柳永更重视分去上。此后周邦彦、姜夔、张炎等对字声的要求一个比一个严格。姜夔在过巢湖时作了一首平韵《满江红》，序里指出《满江红》旧调用仄韵多不协律，如末句用“无心扑”三字（按此为周邦彦词句），歌者将心字融入去声方谐音律。并说明他这首词“末句云‘闻珮环’则协律矣”。因知姜夔是反对让歌者融声以谐律的。张炎在《词源》里记载他的父亲张枢“每作一词必使歌者按之，稍有不协随即改正。”并举《瑞鹤仙》“粉蝶儿扑定花心不去”句改“扑”为“守”乃协，说明“雅词协音虽一字亦不放过”。又举《惜花春起早》“琐窗深”句改“深”为“幽”仍不协，改为“明”字歌之始协。说明虽同为平声，亦“有轻清重浊之分”。“深、幽”与“明”词义正相反，是重视协律已不惜改动歌辞的句意。

与此相反的一条道路就是黄庭坚所谓“寓以诗人之句法”（《小山词序》），要求“清壮顿挫，能动摇人心”（同上），而把协律放在第二位。

黄庭坚词，晁补之曾讥诮他是“著腔子唱好诗”。苏轼“以诗为词”更为明显。他简直在词的发展中划下一条分界线。

当时因袭唐五代词风的作家，如晏几道自述其作词动机是“病世之歌词不足以析醒解愠”（《小山词自序》），因别制新词由家伎“品清讴娱客”（同上）。还是以能应歌为主。秦观所作也是“语工而入律”（《避暑录话》）。苏轼却于此时给词另辟一条新的途径。王灼说：“东坡先生以文章馀事作诗，溢而作词曲，高处出神入天，平处尚临镜笑春，不顾侪辈。或曰：‘长短句中诗也’。为此论者，乃是遭柳永野狐涎之毒。诗与乐府同出，岂当分异”（《碧鸡漫志》二）。可见当时有人反对走这条路，王灼为之辩护。

前人对苏词的评价大都很高，看法也大体相近。晁补之说：“苏

东坡词，人谓多不协音律。然居士词横放杰出，自是曲子中缚不住者”（《能改斋漫录》十六）。胡寅说：“眉山苏氏，一洗绮罗香泽之态，摆脱绸缪宛转之度。使人登高望远，举首高歌。而浩怀逸气，超然乎尘俗之外，于是花间为皂隶，柳氏为舆台矣”（《向子諲酒边词序》）。刘辰翁说：“词至东坡，倾荡磊落；如诗如文，如天地奇观。岂与群儿雌声学语较工拙”（《辛稼轩词序》）从上面这些话看，苏轼词的特点是于音律渐疏，而内容更为丰富。作者的性情抱负更能表现于字里行间，因而词境扩大，词体始尊。

他的影响如何呢？王灼说：“东坡先生非醉心音律者，偶尔作歌，指出向上一路，新天下耳目，弄笔者始知自振”（《碧鸡漫志》二）。有哪些人继承这条向上的路呢？元好问说：“坡以来，山谷、晁元咎、陈去非、辛幼安诸公俱以歌词取胜。吟咏性情，留连光景，清壮顿挫能启人妙思。亦有语意拙直，不自缘饰，因病成妍者，皆自坡发之”（《遗山文集·新轩乐府序》）。按其他学东坡者如叶梦得、向子諲辈尚多，不一一列举。

词到苏轼，确是一大转变。指出作者可以不受音律的束缚，破除艳科的成见，改变声律比词情更重的要求。于是词遂成为“句读不葺之诗”（李清照评苏词语），一种以长短句抒写广泛内容的新体诗。到后来曲谱散佚，那些严于声律而忽视文辞的作品，声价自减，日即湮没。惟有不依赖曲谱以存的歌辞，仍为爱好文学者所传诵。

因此，苏轼及其同派词人的贡献是扩大词的歌咏范围，不仅延长了词的生命，并使其获得新的发展。他给南宋爱国词人的影响尤其显著，留下了更为丰富多采的词篇。

上述两条道路虽各有所偏，但在创作实践中名家仍力求兼顾。如苏轼的词并非不能歌唱，不过要关西大汉执铁板唱“大江东去”（俞文豹《吹剑录》述幕士答东坡语）。晁以道尝见其酒酣自歌《阳关曲》，陆游也说“试取东坡诸词歌之，曲终觉天风海雨逼人”（以上见《老学庵笔记》）。至精于音律的词家如周邦彦、姜夔、张炎等，也是

词章能手，写了很多传诵至今的词作。

这两条道路一直贯串在词的发展史中并明显影响词的风格。大体说来，重视音乐关系者词多婉约，不受束缚者词多豪放。自明张綖谓“词体大略有二：一体婉约，一体豪放”（《诗馀图谱》），论词者好就词的风格分为如此两派，但这仅仅是粗线条的区分。张綖又说：“婉约者欲其词调蕴藉，豪放者欲其气象恢宏，然亦存乎其人。”人，不能脱离其所生活的时代和社会，因而当时政治经济的影响无往而不表现在其作品中。我们试从这个角度进一步略述唐宋词的流变及其重要作家。

三

明清以来之论词者，尝有拟词于诗而评其盛衰。如尤侗谓：“唐诗有初、盛、中、晚，宋词亦有之”（《词苑丛谈》序）。刘体仁则合五代及宋去看，他说：“词亦有初、盛、中、晚，不以代也”（《词绎》）。意见各殊，由来已久。明俞彦早就反对说：“唐诗三变愈下，宋词殊不然……南渡以后矫矫陡健，即不得称中宋也”（《爱园词话》）。诗词各有其发展经过，无互相比照必要。为了说明方便，似可将词在唐宋的发展历程分为四期：（一）唐五代和北宋初年；（二）北宋中叶到南渡；（三）南宋前期的壮怀高唱；（四）晚宋的哀感低吟。

从唐五代到北宋初叶，跨越的时间很久，可以说是令词发展极盛时期。刘子庚《词史》有《论隋唐人词以温庭筠为宗》、《论五代人词以西蜀南唐为盛》两个章目，这一说法是符合实际的。温庭筠以前诗人存词甚少，相传为李白作的有《菩萨蛮》、《忆秦娥》。刘禹锡的“和乐天春词”还自注“依《忆江南》曲拍为句”，可见文人接受民间词的形式，“依声填词”还不甚习惯。到温庭筠才“能逐管弦之音为侧艳之词”（《旧唐书》本传）。据说唐“宣宗爱唱《菩萨蛮》词，令狐相国（绁）假其新撰密进之，戒令勿他泄，而遽言于人，由是疏之”

(《北梦琐言》)。宦途失意,却在词的创作方面颇有成就,甚至掩其诗名。词的艺术造诣很高,后为西蜀所重视,赵崇祚辑《花间集》,以温词压卷,选录达六十六首之多。此集凡录作者十八人,就中与温并称的有韦庄。其他皇甫松属晚唐,张泌属南唐,和凝属后晋,孙光宪属荆南,余皆蜀人。他们词的风格都与温庭筠近似。按唐末五代之乱,北方都市多被破坏,惟西蜀、南唐尚能保持安定,社会经济有些发展,都市出现一定繁荣。更加统治者的享乐需要,于是适合宴会演唱的令词便兴盛起来。

南唐词家以后主李煜及冯延巳为最著。李煜早年写过一些如“花明月暗笼轻雾”(《菩萨蛮》)等绮靡无聊作品,及至国破家亡,才意识到“无限江山,别时容易见时难”,(《浪淘沙》),而发出“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相见欢》)的哀叹,王国维说:“词至李后主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人间词话》)。冯延巳在五代词人中是位重要作家。陆游《南唐书》记载“玄宗(李璟)尝……从容谓曰,‘吹皱一池春水,何干卿事?’”(《谒金门》)延巳对曰,‘安得如陛下‘小楼(吹彻)玉笙寒’之句!’”陆游斥其“稽首称臣于敌……而君臣相语乃如此”,其实这种政治影响在李璟和冯延巳的词里已隐约有所反映。到李煜明说“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虞美人》)则与《花间集》里鹿虔扈的“烟月不知人事改,夜阑还照深宫……”(《临江仙》)同一伤感。就其大者言之,西蜀、南唐的词风可以说同属于花间一派。馀风及于北宋初期,虽经改朝换代,也没有多大改变。

宋初令词作家,向来推重晏殊、晏几道父子及欧阳修。宋刘攽说:“晏元献(殊)尤喜江南冯延巳歌词,其所自作亦不减延巳。”(《贡父诗话》)。清刘熙载说:“冯延巳词,晏同叔得其俊,欧阳永叔得其深”(《艺概》)。几道为殊幼子,行辈较晚,但所作仍继承花间词风,成为此派最后一位重要作家。陈振孙说“叔原在诸名胜集中独近逼花间,高处或过之”(《直斋书录解題》),黄庭坚说:“独嬉弄于乐府之馀……士大夫传之,以为有临淄公(晏殊)之风耳,罕能味其

言也”(《小山词序》)。北宋真、仁两朝是专制政权巩固,都市商业经济繁荣的盛世。神宗以后的社会,则是农村经济渐濒崩溃。由于父子所处时代背景不同,反映于其词作也就有闲雅和婉及感伤艳丽之别。

花间派的令词发展到一定阶段,已不能满足各方面的需要。于是革新派词人先后兴起。从北宋中叶直到南渡,最著名的词家柳永、苏轼、周邦彦都曾致力于此。柳永创作慢词,苏轼变词风为豪放,都是针对花间派令词而进行的改革。到周邦彦又把花间、革新两派之长融合为一,被誉为“集大成”(周济《宋四家词选目录序论》)的词家。他们对于词的革新都是有很大贡献的。关于苏轼,前面已谈了一些。柳永从事慢词的写作,似更早于苏。宋翔凤说:“耆卿失意无聊,流连坊曲,遂尽收俚俗语言编入词中,以便伎人传习。一时动听,传播四方。其后东坡、少游、山谷辈相继有作,慢词遂盛”(《乐府余论》)。柳词善于铺叙,唯有慢词才能大开大阖;东坡恢张词境,也需要余地供其驰骋。周邦彦提举大晟府,在慢曲创调填词方面贡献更多。这对于后来词的发展影响很大。自东坡以洒脱旷达之气入词,词体已由形式的解放进而为内容的革新。周邦彦无“大江东去”之词,然如其两首《西河》“金陵”及“长安道”之清劲,亦庶几风格近似。这一时期其他著名词人,尚有张先、贺铸及苏门四学士秦观、黄庭坚、晁补之等。张先、贺铸也曾为词体革新努力。张先《安陆集》中已多慢词;贺铸的《六州歌头》“少年侠气”与苏轼的《江神子》“老夫聊发少年狂”同样是抒写豪情壮志之作。秦七、黄九并称,而晁补之认为“黄鲁直间作小词固高妙,然不是当行家语,自是著腔子唱好诗……近世以来,作者皆不及秦少游”(《能改斋漫录》)。李清照却说:“秦即专主情致而少故实,……黄即尚故实而多疵病”(《苕溪渔隐丛话后集》)。陆游《老学庵笔记》谓易安“讥弹前辈,概中其病”。这位杰出的女词人于汴京破后南渡,流离转徙,词情为之一变。她说:“伤心枕上三更雨……愁损北人,不惯起来听”

《添字丑奴儿》“中州盛日，闺门多暇，记得偏重三五……如今憔悴，风鬟雾鬓，怕见夜间出去……”（《永遇乐》）具见政治大变动对于作家的影响。

南宋百五十年间，几与内忧外患相终始。早在北宋范仲淹防守西夏时，就写过边塞词，对当时的词风未见影响，欧阳修还取笑他是穷塞主。及至金、蒙贵族统治者相继入犯，国内主战主和势力互为消长。这种关系国家兴亡的政治社会影响反映于词中者特别显著，其前期激于爱国热情，表现为壮怀高唱；及末期大势已去或为亡国遗民，但有哀感低吟而已。因此整个南宋词坛，约可分慷慨愤世和感喟哀时两派。时间略有先后，然亦互相交错。

慷慨愤世的词家当以辛弃疾为代表。向来苏、辛并称，苏也曾写过“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江城子》），同为革新派的贺铸也写过：“不请长缨，系取天骄种，剑吼西风”（《六州歌头》）。这究竟是少量的。稼轩则抑郁不平之气皆寄之于词。同一词风的作者除岳飞、李纲、赵鼎诸将相外，稍前则有请斩秦桧之胡铨。其词说：“欲驾巾车归去，有豺狼当辙”（《好事近》）。因送胡铨而获罪的张元干有词说“梦绕神州路，帐秋风、连营画角，故宫离黍”（《贺新郎》）。以《六州歌头》使张浚罢席的张孝祥，在闻采石战胜写词说：“我欲乘风去，击楫誓中流”（《水调歌头》）。并世的有大诗人陆游，前人评其词“纤丽处似淮海，雄慨处似东坡”（杨慎语）；“超爽处似稼轩”（毛晋语）。《谢池春》云：“壮岁从戎，曾是气吞残虏……望秦关何处？叹流年又成虚度！”《诉衷情》云：“当年万里觅封侯，匹马戍梁州……此生谁料，心在天山，身老沧州！”这些与辛弃疾的《鹧鸪天》“壮岁旌旗拥万夫，锦襜突骑渡江初……却将万字平戎策，换得东家种树书”很相似。其他如：“元知造物心肠别，老却英雄似等闲”（《鹧鸪天》）；“有谁知？鬓虽残，心未死”（《夜游宫·记梦》）；“云外华山千仞，依旧无人问”（《桃源忆故人》），也都是愤慨语。陈亮、刘过皆尝与稼轩交游，其词不仅风格相同，甚至体制、句法亦甚近似。

陈亮《水调歌头》送章德茂使虜云：“尧之都，舜之壤，禹之封，于中应有一个半个耻臣戎。”刘过《贺新郎》“弹铗西来路”云：“男儿事业无凭据，记当年击筑悲歌，酒酣箕踞”。刘克庄晚出，追踪稼轩。其《贺新郎·送陈子寿赴真州》云：“两淮萧索惟狐兔，问当年祖生去后，有人来否？多少新亭挥泪落，不梦中原块土，算事业须由人做”，陈经国《沁园春·丁酉感事》也说：“谁使神州，百年陆沈，青毡未还……渠自无谋，事犹可做”！更晚的吴潜，其词如：“报国无门空自怨，济时有策从谁吐”（《满江红·送李琪》）；“抖擞一春尘土债，悲凉万古英雄迹”（《满江红·金陵乌衣园》）。依然辛派词风。这时祸国殃民的是贾似道，外患已换了蒙古。此派到文及翁和文天祥还有风格豪迈的词，其后便告结束。

感喟哀时的词人，举其著者则前有姜夔，后有张炎。其间史达祖、吴文英等对故国河山之恻表现较少，似渐习惯于偏安之局。到周密、王沂孙等亲见亡国惨变，又复深感黍离之悲。姜夔比辛弃疾晚十馀年。周济说：“白石脱胎稼轩，变雄健为清刚，变驰骤为疏宕”（《宋四家词选序论》）。按辛、姜为南宋并时二大词宗，发越、含蓄，作风迥然不同。白石重音律，尚典雅，自是远绍清真。宋翔凤谓其“流落江湖，不忘君国，皆借托比兴，于长短句中寄之”（《乐府余论》）。今检《白石道人歌曲》，殊多感慨乱离，俯仰身世之作：“自胡马窥江去后，废池乔木，犹厌言兵”（《扬州慢》）；“绿杨巷陌，西风起，边城一片离索”（《凄凉犯》）；“最可惜一片江山，总付与啼鴂”（《八归》）；“南去北来何事？荡湘云楚月，目极伤心”（《一萼红》）；“今何许？凭阑怀古，残柳参差舞”（《点绛唇》）。感时伤事，一以清空含蓄之笔出之。沉郁悲凉，回肠荡气。

史达祖词以《绮罗香·春雨》及《双双燕·春燕》最为后世传诵。然其身世潦倒之感，故国河山之思，时亦见于词中，如：“思往事，嗟儿剧；怜牛后，怀鸡肋。……三径就荒秋自好，一钱不值贫相逼”（《满江红·书怀》）；“天相汉，民怀国……老子岂无经世术，诗人不

预平边策”(《满江红·出京怀古》);“楚江南,每为神州未复,阑干静,慵登眺”(《龙吟曲》)。吴文英词或病其晦涩,或称其幽邃。无论为“晦”为“邃”,要皆难于索解。故集中虽有感慨之作,不必强为附会。其较为明显者,如:《贺新郎·陪履斋先生沧浪亭看梅》云:“乔木生云气。访中兴英雄陈迹,暗追前事。战舰东风慳借便,梦断神州故里”。南宋时沧浪亭为韩世忠所有,此为怀韩之作。

自蒙古铁骑南下,宋王朝终于覆灭。周密、王沂孙、张炎等皆痛遭神州陆沉,身受压迫。斜阳衰柳,但余蝉曳残声了。周密早岁效吴文英之工丽,晚作则似张炎之凄清。其《一萼红·登蓬莱阁有感》云:“好江山何事此时游!具见其感喟之深。王沂孙词如:“病叶难留,纤柯易老,空忆斜阳身世”(《齐天乐·蝉》);“千古盈亏休问,叹漫磨玉斧,难补金镜……看云外山河,还老桂花旧影”(《眉妩·新月》)。无论抒情咏物,皆情调凄咽,亦可窥见其亡国落拓的悲伤。张炎是及见临安全盛的贵公子,而晚年不免于卖卜寄食,宜其不胜盛衰兴亡之感。《高阳台·西湖春感》云:“东风且伴蔷薇住,到蔷薇、春已堪怜!…莫开帘。怕见飞花,怕听啼鹃。”《八声甘州·饯别沈秋江》云:“短梦依然江表,老泪洒西州。一字无题处,落叶都愁。……空怀感,有斜阳处,最怕登楼。”凄咽苍凉,无限感慨。其他如刘辰翁的《兰陵王·丙子送春》、《永遇乐·上元》、《宝鼎现·春月》诸词,都是辞情悲苦。蒋捷的《贺新郎·兵后寓吴》、《虞美人》“少年听雨歌楼上”,汪元量的《六州歌头·江都》、《莺啼序·重过金陵》等,亦皆怀念故国,感慨平生。

总之:自“诗客”接受民间曲子词的形式从事创作,又经沿着两条道路进行革新发展,到北宋晚年的词坛,一般已奉周邦彦为典范。及汴都失陷,诗人乃一变浮靡作风为严肃态度,或悲歌慷慨,或感喟情深。辛姜同是这一时期的重要作家。影响及于宋末。

唐宋词,是我国古代文学光辉遗产,至今犹为人们所喜爱。这里,略述其发展过程及主要流派,聊备本书读者参考。错误之处,尚

希指正!

宛敏源

一九八七、十二